



塞 外文苑

■石俊峰

花灯溢彩小黑河

回望一水环城，碧波荡漾的小黑河，随着寒冬的到来，河水不再流动，平静的河面如一条长长的玉带，曾经两岸晓风、青青杨柳、夏雨荷花……无奈被时光的卷轴轻轻合上，只留两岸的玉树琼花，静候姹紫嫣红的唯美到来。

大寒这一天，一场大雪漫平了黑河岁月的沟壑，新春的脚步一天天临近，龙年的味道越来越浓。冬月的视线格外透明，放眼望去，小黑河主城区河道两旁一路一主题迎新年特色灯组装点一新，给整条河道披上了节日的盛装。树干上张灯结彩，处处挂满造型各异，五彩斑斓的各色灯饰，阳光照耀下，最明亮的大红灯笼和灵动的一串串小灯笼一摇一曳，明暗有度，让小黑河显得更加温馨与柔和。

漫步河堤两侧，凭栏处花灯一景一创意，点缀春花秋实，一路花红柳绿，瓜肥果硕……流光溢彩，寒冷中唤醒了记忆的香甜，把寂寞舞出一幅幅美秋的水墨画卷。打卡地一组合亮点，沿小黑河一线铺开，构思新颖的炫彩灯光秀，亦真亦幻，穿越时空，把艺术的想像与逼真注入小黑河每一个角落，洋溢的喜悦气息扑面而来，青城人民欢乐祥和的新春氛围愈加浓厚。

冬来日短，暮色苍茫中，远看小黑河两岸一盞盞、一束束、一排排“苏醒”的花灯，星星点点，灿若星辰。无论起步新城区奥莱小镇、东河景观带、水岸漫街，途经赛罕区麦迪逊花园番茄广场、保全庄东茶房滨河景观带，还是落脚玉泉区福地新春欢乐、鱼跃龙门、草原丝路、御马刨泉等7处主题灯会，河间有梦，勾勒千古柔情，把昭君文化、草原丝路、呼市记忆三重文化的厚重底蕴，闪耀在冰清玉洁般的小黑河中。

辞旧玉兔、迎新金龙，呈吉祥、献祥瑞，璀璨的灯光通体发亮，仿佛置身时光交错的分隔线上。驻足“年年有鱼”“花团锦绣”“巨龙腾飞”缤纷花灯前，焕发魔力，把冬天的凛冽，幻化成春天的烂漫、丰年的意韵。全树悬挂的镭射灯、彩色藤球灯、绕树串灯、“灯笼长廊”，黄的、红的、紫的……浑然交织，一闪一闪的萤火之光像花朵一样盛开，争相斗艳。

夜幕时，喧嚣的城市渐渐平静下来。此刻，小黑河的轮廓更加清晰，沿河花灯愈发绚丽多彩。临河居住的人们，俯瞰正对着的银河北路灯组夜景，一簇簇宝石般的灌木镶上了金叶，左右怀抱“2024年”“遇见赛罕，遇见幸福”，东西弥漫，一夜花千树。更有周边绿松傲霜，似乎能把冬天的枯黄孕出春夏的温暖。

小黑河舞动万千明灯汇聚的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，不经意间被点亮。岁月有爱，一路繁花。



疏 影横斜

■宋生贵

艺术及美育需要内在涵养的自觉

绘画作品做到“像”是比较容易的，从创作的实践过程来看，这尚属“技能”的层面——当然，其专业性的技能是必要的；但是作为不失个性的创作追求，则还需通过由“技”入“艺”的提升，并进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如宗白华先生所言：“使片景孤境自积成一内在自足的境界，无求于外而自成一意义丰富的小宇宙。”若这“小宇宙”让人感到“皆灵想所独辟，总非人间所有”（清代画家恽南田语），那么，其独创性之所在显然已不言而喻。概而言之，作为绘画艺术家，其心灵境界的涵养是格外重要的。

齐白石先生有言：“作画最难无画家习气，即工道气也。”在我看来，非有深切体认并深得绘画艺术之三者难出此言也！遗憾的是，如今举目所见，满身“工匠气”的“画家”不少，而真正达到白石先生所推崇的“先人其室，然后自选门户，另具自家派别，是谓名家”者则并不多；更为遗憾的是，有不少身处此境者自己始终不觉其困局之所在。那么，如何方可脱去“工匠气”，而开创出自己独有的艺术世界呢？这是个大而复杂的问题，而且古今中外已有许多人从不同方面进行探因与求解，不乏真知灼见，而我在此着重提及的是“自觉”二字，即艺术家内在涵养的自觉。

如今，有一种状况我们应该有所觉察，即学画画的人很多，但真正在艺术上有追求、有成就的却比例很小。原因何在？如果从学画者身上找原因，我以为有两点是最为显见的，一者是功利心太强，再者是作为成就艺术家应有的综合素养薄弱。无论是从合规律的学理角度看，还是探寻中外艺术家们所走过的道路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，涉足艺术之路，爱好（或曰兴趣）是至关重要的——甚至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缘，而且很少有通过学习艺术（包括学画）而别有所求的复杂之想。所以，尽管不同艺术家的经历与个性有千差万别，但却往往殊途同归，其生命的火焰始终为艺术而燃烧，并照亮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——所谓留下“一个世界”，让世人体会不尽。相比之下，那些名义上进入了某个艺术圈子，而心灵尚未得到安放和静养的人，则不免会心浮气躁，左顾右盼，以至往往容易逐时尚之变而游移，随功利得失而徘徊。这种状况持续越久，人的自信心受挫越重，那么，其个性的坚守与张扬自然便无从谈起了。

我之所以特别提及“自觉”之说，因为专业研究及工作的关系，这些年来我眼之所见，自命为“画家”者不乏其人，而能够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自己与真正的艺术家相差多远，以及差在哪里之类问题者，所闻者鲜也。



时 光流影

■吕成玉

腊月怀想

时光滑入腊月，农历年的余数也屈指可数了。

国人青睐阴历年，因为它是华夏民族大团圆的盛大节日。从远古迢迢而来的年，记录着浩瀚历史的风霜雨雪，承载着悠悠岁月的悲欢离合；充盈着辞旧迎新的文化内涵，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。

腊月，是旧岁新年的承上启下，是美好憧憬的悄然孕育。寒风呼啸中闪现出忙年的步伐，雪花飞舞中绽放出迎春的喜悦。

“除夕更闻人不睡”“小儿呼叫走长街”，是孩子的欢欣与喜悦；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，是大人期盼与祝福。腊月，驱逐着寒天，呼唤着春光，神州大地张灯结彩，欢乐祥和。

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”距今742年前大宋王朝著名诗人陆游的《游山西村》，记述了自己游村来到农家，主人盛情留客的情景，渲染出农家丰收后准备过新年的欢乐氛围。你看，“腊酒”已经酿好，鸡和猪肉也已备妥，客人来了要盛情款待。这与孟浩然的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”的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！

腊八节，正式拉开迎接新年的序幕。在我国北方，腊八节要吃腊八粥，腌腊八蒜。“一阳初复中大吕，谷粟为粥和豆煮。”一碗红红的粘稠的腊八粥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条件艰苦的日子，吃腊八粥是一种奢望。主妇在前一天晚上就将红豆、糯米、糜米、红枣等浸泡好，第二天早起来熬粥。当东方晨曦微露，馨香弥漫土屋，锅中的粥“咕噜”“咕噜”唱响时，孩子们从被窝里钻了出来。全家喝着热乎乎的腊八粥，寄予来年五谷丰登、人寿年康、生活美满的诸多元素，都融入这浓浓的粘粘的甜甜的腊八粥中。腊八粥温暖了寒冷的时光，滋养着日子，催生了新的希望。

过了腊八，时间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向小年冲刺，过年的准备工作也全面铺开。年味被一张年画、一幅春联、一串鞭炮、一束烟花所激活。

记忆最深的是缝制衣服，磨米磨面。前者由主妇负责，后者由男丁承担。传统男耕女织的分工，将迎新年的职责划分得神圣而分明。

难忘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做衣服和鞋子的场景。那时虽然物资匮乏，但父母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过年穿上新衣和新鞋，母亲的忙碌是夜以继日的。白天，要为我们缝制翻新衣服；晚上，我们时常被纳鞋底的声音惊醒。朦胧中看见墙上映着母亲瘦弱的身影。母亲用锥子扎鞋底、用麻绳穿鞋帮，一针一线连着人间的至情大爱！

父亲则忙着准备年货。磨多少小麦，泡多少糯米，购买红纸、年画、麻纸、蜡烛、火柴、鞭炮、烟酒，乃至油盐酱醋等都要一一列出，都要精打细算。每一个环节都紧扣年的主题，每一项内容皆闪耀着传统文化的光彩。

备年货最忙碌的是蒸馒头、炸油糕。“民以食为天。”在粮食短缺的年代，这些食品犹为珍贵。这是正月里招待客人的主要食物。那时，小麦要运到生产队的加工厂用机器去杂质，然后洒水搅拌后再加工。这样加工出来的白面品质好，筋道，蒸出的馒头好好吃。糕米家家都准备得充分。将糕米淘洗浸泡沥水后，用碓臼反复杵，然后用纱罗反复筛。杵米是一种力气活儿，常常让人汗水涔涔。所以，每到腊月，村子里有限的碓臼就非常忙碌，人们排队等候时就自觉地互帮互助。不闻黄犬门口叫，但听户户杵米声。金黄色的糕面堆在盆里，便开始蒸糕面烧油锅炸油糕，浓郁的胡油香味弥漫在村落。外脆内黏的油炸糕是最具特色和人们最喜欢的食品之一。

腊月二十三是小年，是扫尘、祭灶的日子。这一天，家家忙着打扫卫生：粉刷墙壁，更换窗纸（过去是木制的三十六眼窗），贴窗花等。这一天人们累得腰酸背痛，忙得蓬头垢面，但所有的劳累，都淹没在雪白的墙壁、花花绿绿的窗纸窗花氤氲的喜悦氛围中。

拆洗被褥，是年前大扫除、讲卫生的重要项目。那时条件差，洗出的被面、褥面、衣服晾在外面，被冻得“哗啦哗啦”作响。为了使其干得快一些，人们只好晚上放在火炉旁烘烤，还要不停地翻动。

腊月二十三过后，游子归心似箭，家人望眼欲穿。四面八方的乡音挤满旅途，一车又一车乡愁从村庄卸下车，酝酿了365天的主题正在集聚发酵。

到腊月三十上午，孩子们和大人一起贴春联，挂年画，扫院落，准备拢旺火的木材。中午吃过肉后，急不可耐地换上新衣服和家做鞋，与村里的发小们一起“跑大年”。春联辉映的院落中不时传来清脆的鞭炮声。

踏雪临风，遐思悠悠。怀想是为了追寻过去浓郁的年味，挽住日渐淡薄的民俗，唤醒冬眠在人们脑海深处的记忆，从风云激荡的岁月中，理清社会变迁之路，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，用今人和来者的睿智，建设更加美丽幸福的家园！

边 走边写

■北望

传初的马灯

马鞭，时而八字步，时而梅花步，时而并列，时而单行，有人把视频传到网络上，很快火遍了全国。

此后，电视、报刊纷纷报道传初的马灯。镇里举办各种文艺活动，一定会点名叫上传初的马灯。

一天，传初发现一只马灯的布破了。他拿起针线缝补，几次穿针没有成功。传初猛一想，自己已经60岁了。他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，感觉自己也是小孩子。老婆不止一次提醒他，该把马灯队伍交给其他人管了。

传初到镇上挑选金丝绒布料制作马灯，又在文具店买了金灿灿的铃铛。新的马灯出来了，传初指挥孩子们在镇上的广场上练习。阳光下，一只只“穿”上新衣的马灯，颜色各异，鲜艳夺目，铃铛声声。配上欢快悦耳的音乐《骏马奔驰》，仿佛骏马奔驰在广袤的草原上。

一马当先、二马和谐、三马福寿、四马平安……表演马灯的孩子们换了一茬又一茬，许多人上了大学，还会想起传初的马灯。有的人每年都给传初拜年问好。

那年春节，孩子们骑着马灯，挥舞着马鞭，时而八字步，时而梅花步，时而并列，时而单行，有人把视频传到网络上，很快火遍了全国。

传初在医院治疗了3个月，回来后，他再也没办法带着孩子们表演走马灯了。

传初再一次病倒，他躺在床上，一闭上眼睛就梦见马灯。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他对媳妇说：“我死后，你把马灯烧成灰，一起放到我的墓地。”

在外地工作的儿子、儿媳赶回来，为传初准备后事。孙子扬扬也赶回来了。

一见面，扬扬就握住爷爷的手说：“爷爷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马灯申报非遗成功了，您被定为传承人。”

传初看着孙子，叹了口气说：“那又有什么用？爷爷走了，谁来传承？”

“爷爷，您看谁来了？”扬扬朝门外外招了招手，一个清秀的女孩走了进来，有些羞涩地看着传初，轻轻地叫了声：“爷爷。”

传初认出是曾经和孙子一起走马灯的儿子涵。爷爷，这次申报非遗传承人，多亏了子涵，材料全是她整理的。她在我们镇上的小学教书，以后就把马灯交给她吧。”

传初的眼里突然闪出亮光。他颤抖着，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：“我们，看马灯去。”

下 漫笔

■乔峻岭



进了腊月门，农家无忙人。丢镰收锄的十冬腊月，北方乡村的喜事就逐渐多起来。无论是贺寿嫁娶、生日满月，还是乔迁新居……村里人称为“事宴”，都热闹无比。

事宴的前几天，主家要打扫卫生，做各种准备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再忙，一家人也充满喜悦。

乡村事宴吃的有些东西可以去集市购买，有些是亲自做的。比如蒸馍，那年头想

买集市上也没有，就在村里东家进西家出地借几盘石磨，连同牲畜一同借来磨面。磨豆腐和磨面的不同之处在于磨豆腐的石磨不是固定的，只有在使用时才临时支起来。这样就只能由人来推磨了，不能用牲畜的。先把大豆或者黑豆脱皮后，用石磨磨成浆，再在大铁锅里熬制，最后用碱土点成豆腐。杀猪的过程最有看头。杀猪的头天晚上，停止给猪喂食，只饮些水（这叫“洗

乡村喜事

肠子”。次日一大早，早早烧开一大锅水，然后，屠家和帮忙的动手了。猪杀死后，众人七手八脚地用开水褪猪毛，将猪褪洗得白嫩嫩的。这时，首先从猪脖子割下第一块肉（俗称“槽头”），交给女主人早早切肉、备饭菜。然后开膛、收拾心肝脾肺，翻肠子，倒肚子。一起收拾妥当以后，男人们帮忙把成扇的猪肉抬进凉房。至于分割，那是男主人自己的事情了。

乡村事宴，全村人参与。事宴前一天，来帮忙的都是左右邻居，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全部聚集到了主家院子里。洗锅抹碗，烧火炒菜，忙忙碌碌，各尽其职。说话声、锅碗瓢盆声、鼓风机呜呜声等交织在一起，组成了一首绝妙的乡村交响曲。院子里冒着热气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村子里事宴，一般担任总管的是家庭中辈份长、懂礼数的白发老者。掌勺的是乡间厨师，虽搞不出五花八门的吃法，倒也实惠。

乡村事宴，最难忘的就是现炸糕。在乡村里，再好的席面如果没有炸糕，就会吃得不香。糕，是将性温柔软的米面蒸熟后搓成条儿，切成片儿，用猪油、胡油、菜籽油或牛、羊油趁热一炸，呵，黄津津的，脆皮软糯。若滚上白糖，热一热，后在那长长的、滑溜溜的荞面饸饹或豆面、挂面汤中吃

起来，格外香美！

贴对联，是乡村事宴必不可少的。村子里的老先生早已蘸饱了墨汁一展身手，苍劲有力的毛笔字在红纸上跃然而出。若是婚庆，对联会写“欢庆此日成佳偶，且喜今朝结良缘”；祝寿则会写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”；乔迁新居又会写“合家共庆乔迁喜，亲友同享富贵欢”……一幅幅红红的对联，朗朗上口，寓意喜庆，既送去了美好的祝福，又增添了事宴的气氛。

事宴当天大清早，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聚集村子，平日里寂静的小村顿时喧嚣起来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主人只负责招呼一番，去应酬客人，其他招待事宜全都由帮忙的人来负责。时到中午，鸣炮开席，亲朋好友举杯共贺，推杯换盏，欢声笑语不断……

以上说的都是我小时候在故乡所见、所闻、所经历的故事。现在故乡的生活好起来了，备办酒席不需要去几十里外的县城了，乡村门口就有市场，卖肉的、卖馍的、卖豆腐的……一应俱全。一切都是手到擒来，只要兜里有钱。但事宴吃席的一切规矩、讲究还是基本没变，还是那么富有地方特色和人文风情。

事宴，是乡村一道最靓丽的风景，蕴含浓浓的乡情。

声明：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，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，本报将支付稿酬。联系电话：6564069

本版图片来源：IC photo

本版编辑：蒋建波 张文静 美编：晓行